



人们常说,语言就是一种思维。还说,每种语言都是述说世界的一种方式。读稿写稿之余,越琢磨还似乎真有些道理。

比如,汉语中的“教师”,最早在中世纪欧洲大学中就与行业的“师傅”同属一个词,叫做“master”。后来先后被称为“teacher”“instructor”和“lecturer”。尽管这三个词的语义都有“教”“讲”“授”之意,但实际上却是有区别的。“teacher”是“教”学生的教师,“instructor”系“启发”学生的教师,而“lecturer”则指给学生“讲授”的教师,从而不断展示了英语世界教师地位的上升和专业化的程度。后来英国开放大学根据需要,于是就有了“Tutor”(导师)之说,比如“Course Tutor”就是课程辅导教师,作为开放大学教师的主体,其基本职责就是指导和支持学生学习——学起来和学下去,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面授教师。

在教学资源建设中,信息技术(Information Technology,简称“IT”)是利器无可非议。然而,在国外人们普遍讲的却不是“IT”,而是“ICT”,即“信息与通讯技术”。这里的“C”即“communication”。它的缺失,却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烦恼和困惑。因为“ICT”中那个“C”,通常有着通讯、传播、交流和对话的多重含义,本质上就是“沟通”。也就是如何让人们在“信息(information)”和“技术(technology)”之间实现互动。记得OECD(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)在2016年进行的TALIS(教师教学国际调查)中,我国教师竟有一项指标还达不到国际均值的一半,这就是“学生使用ICT完成项目与作业”。问题就出在这里,难怪有学者说,“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教学”(钟启泉,2001)。看来“ICT”中的这个“C”,不仅是指“communication”,而且还应是“center”,在信息和技术中,它的确应在“C位”上。

开放教育过程中,人们还常常试图把学习与教学相互割裂开来,甚至把学习高踞于教学之上。其实,学(learn)与教(teach)这两个词本是同源

的,派生自中古英语 lemen,源自盎格鲁—撒克逊语的 leornian(左璜,2014)。国内率先引入“教学”的概念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,为了反对当时眼中无生的教法而奋力提倡了“教学合一”,用当时兴的话来说,就是教学“community”,可以译为“共同体”或者“社区”。可见,教与学作为共同体,不论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,它们都必然同时或者延时存在而无法分离。尽管当下的学习方式在不断地变化,比如在线学习(Online Learning),移动学习(Mobile Learning),混合学习(Blended Learning),乃至开放学习(Open Learning)等等,但是学习的基本要义却是不可忘记的,这就是“unlearn”。因为终身学习的过程从来就是“learn→unlearn→relearn”(学习→忘却→再学习)啊。

几年前慕课(MOOCs)兴起,国内开放大学似乎都在旁观,直到微课出现才兴奋起来。不过微课作为舶来品,英文叫“Micro-Lecture”。“Lecture”是什么,其实就是演讲或讲话。因此,“Micro-Lecture”的准确翻译就是“微演讲”,或者也可以说是教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讲授而已。倘若将其包装为“微课程”,将教学内容和过程强行塞入,那将是不堪重负。

人工智能(AI)在不断兴起,于是“智慧学校”“智慧教室”纷纷出现了。不过对“智慧教室”,国外的准确叫法是“Smart Classroom”,这可是美国学者罗纳德·雷西尼奥最初提出的。由于“smart”这个英语单词通常兼具内涵和外延的交叉和承载,针对性很重要。准确地翻译“smart”,我还是赞同硅谷人工智能研究所创始人皮埃罗·斯加鲁菲(2018)的观点,“不能混淆人类的‘智慧’与机器的‘智能’”,毕竟没有“人工”哪来的“智能”呀!

真的,“我们处于一个缺乏细节的时代”,尤其需要抵抗“大概其”(铁凝,2011)。中文的精炼(concise)与英文的准确(precise)(许渊冲,2015)本是与生俱来的,唯有换位思考,才能让世界更加和谐。